



大學
經解

新刊

全

仁德
917
1



門心
第 917
卷 1-27

平安皆川愿學



大學子釋解

有斐齋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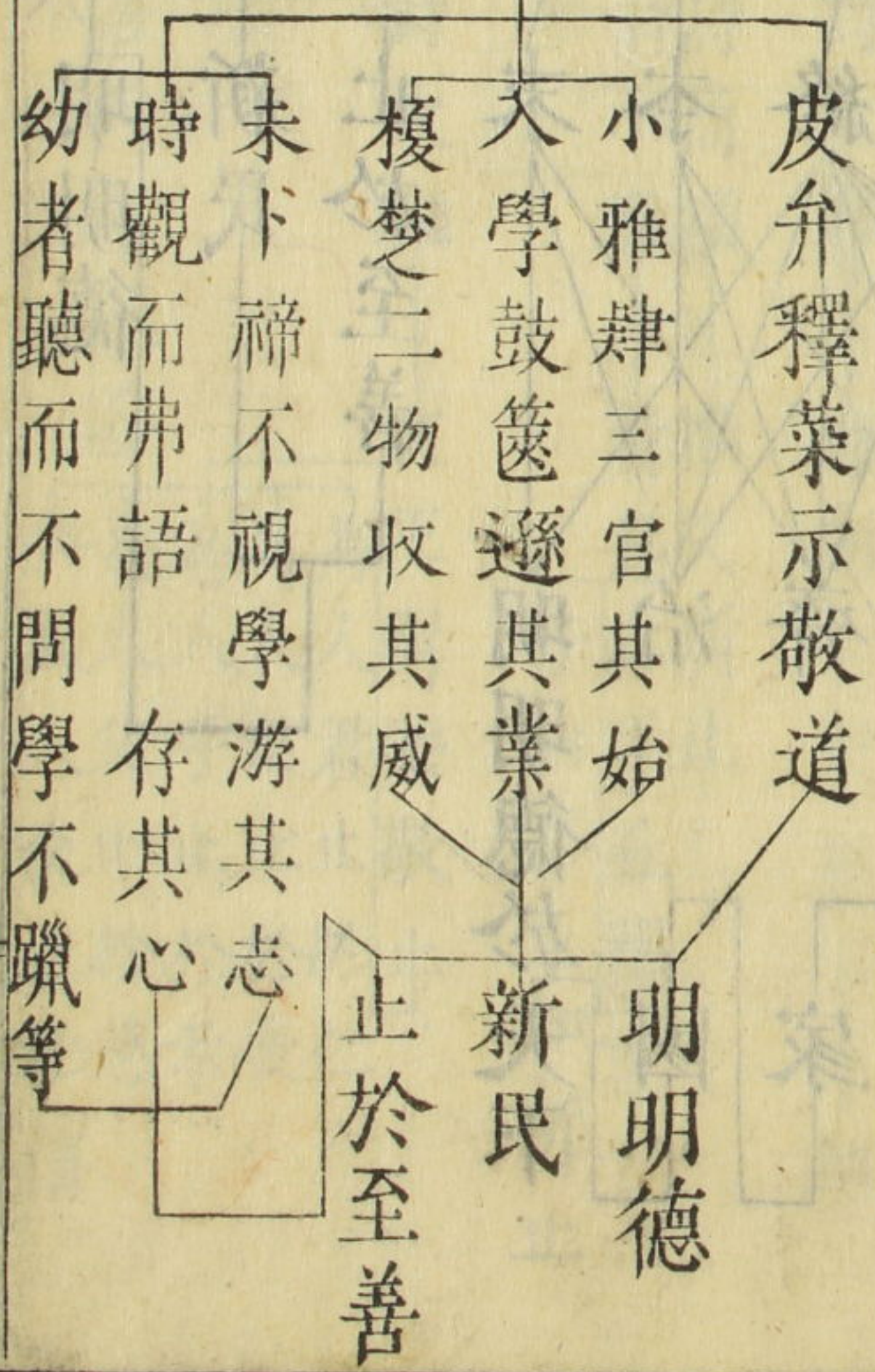
新刊

大學文脈分屬圖

古人之學圖書相資後世偏廢道致茫昧先生解書率皆為之圖令人一見瞭然其義今因併乞此上木以便蒙生門人松本慎謹識



大學始教之禮



大學之道 在

明明德 新民 止於至善

明明德於天下

物

即明德

本

治

國

事

即明

始

脩

身

終

齊

家

正

心

誠

意

致

知

明明德

康誥 大甲 帝典 明德 天之明命 峻德

格物

新民

湯之盤銘 康誥 詩大雅 命新

是故君子用極

止於至善

詩商頌 詩小雅 惟民所止 黃鳥止于丘隅

子曰於止知所止

詩衛風

學自脩 恂慄 威儀

詩大雅

文王緝熙敬止

詩周頌

盛德至善民不能忘 前王不忘

為君止於仁 為臣止於敬 為子止於孝 為父止於慈 與人交止於信

本末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格物 此謂知本

致知 君子慎獨

誠意 小人間居為不善見君子

誠意

拚其不善而著其善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正心 身有所 則不得其正

慤懍 好樂 憂患

脩身

人之所

親愛 賤惡 畏敬 哀矜 教愴

而辟焉

好而知其惡 惡而知其美 者天下鮮矣 諺曰人莫知其子之惡

齊家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孝弟所以事君 慈使眾

一家讓仁 一國興讓 一人貪戾 一國作亂

堯舜 桀紂

帥天下以暴 民從之

其所令反其所好 民不從

君子

有諸已而后非 諸人

所蔽乎身不怒而能喻諸人者未有

詩云宜其家人宜其家人
詩云宜其家人宜其家人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而後可以教國人

譬如保赤子心誠
求之雖不中不遠

治國

上長老而民興孝
恤孤而民興弟

君子有絜矩之道

所惡於

上
下
前
後
母
以

使
事
上
下

從
前
後
交
於
右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民之所好
民之所惡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辟則為天下儆

君子先慎乎德

有德此
有人此
有土此
有財此
有用
得衆則失國
失國則
未
外
本
內
未
爭
民
施
奪

財聚則民散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
貨悖而出者亦悖而入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楚書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唯仁人放流之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
愛人能惡人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慢也。過也。

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君子有大道，驕泰以失之。

生財有大道，用之者寡，則財恒足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菑害並至。

大學釋解

昔者聖王將建國，必先慎乎學。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子至庶人，無不尊天道而學。



大學者，天子諸侯之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頴宮，皆在國郊。古者自天子元子，至庶人子弟，皆無不學。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使各從其宜而入學。而鄉又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蓋太學者，國中之俊髦皆造焉。是以其教學之法最詳，且備。而先王所用，以輔養育導民人德性之道，一皆在乎其中。

而其人何以能推言先王之義而又能約以三物乎
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小雅肄三官
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
下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
聽而不問學不躡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皮弁祭
菜示敬道者言入學之始有司皮弁祭先師以至潔
之菜示學者尊敬道術之意也宵雅肄三言祭菜
時歌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官與慣通官其
始者言入學將常以講學肄業為事者矣故於其始
至之時先饋之也入學鼓篋者謂入學之始先傾空
其書篋而鼓之也不陵節而施之謂孫孫其業者言
入學之前雖或有所受而已入學則一切舍之不然而
或雜施則必不能遜順於今後所受之業也夏山楸
也楚荆也二物以槩不率教者收收承也言入學之
時陳列此二物以示之使其收承其師威而毋敢怠
慢也禘祭在仲春之月凡學中之政比年入學中年
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
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
強立不反謂之大成未下禘不視學者言其考校雖
以間一年視之而又孟春之月未下禘之前有司未

始視學之事也游其志者言凡學業之成否不在福
急促迫而在優游玩味以致其志者也未上禘不視
學者蓋示以其學之法也語者禮記文王世子云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學正詔之於東序
又云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
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
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及取爵於上
尊也此即語之事也時觀而弗語者言合語之禮比
年行之但非其當考校者則不語而特觀其禮而已
存其心者言於其觀聽之間若有疑難不解之事則
必記存不怠以待其合語之時也躡踰也等級也幼
者聽而弗問學不躡等也者言幼者其聽未多則其
當無紛疑之事矣是以雖偶有一二而亦不敢質問
以亂長者之行也本篇之義蓋本乎此道以明先王
立教大意之所在也皮弁示敬道故言明德官始
遷業收威故言新民游志存心不躡等故言止於至
也善

言先王設大學崇經術令學者由以為己又因以

為人而以及於家國天下其所為道之要旨乃在
以明天下之民衆心神所共有神明之德莫昏蔽
也在俾其皆自日用心以振昭其所出即是作新
民也在令民各自知己心之及見至善則必止焉
而莫敢怠也蓋非新民則明明德之功未為備而
非以止於至善則新民之用未為盡其極也故文
雖舉三物而以二在言而義則猶歸于一致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
慮慮而后能得定者得其當而處之稱也靜者處而
不生異心之稱也安者心無違而怡
適之稱也慮者深念以及其委曲也得者言得以合
於其道也愚按止於至善四字寓學之義故定則如

切靜則如礪安則
如琢慮則如磨也

此先承前止字而言者也人能自知己心之及見
至善之所在則必自知是其所宜止者也則是知
止者也則又以自知其或欲從血氣之慾之心乃
是其以惑生者也是以知其知止而后其除惑從
德之心有定有定而后其氣雖外撓而其中不為
所奪而能靜能靜而后自安於其從德之正焉自
安於其從德之正焉而后能慮其德之正之所當
得以達之於其所施治焉慮而后能得以達之於
其所施治焉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凡若象若形一成而

可斥名皆稱之曰物此物與下搭物之物同一物而此云有本末而下云以脩身為本乃知其脩身之所

觀於民之間有明德者存焉而所謂物者即指此明德者也物之所由出其末皆謂之本也必待其本

而後生者謂之末也物曰本末順言也事曰終始逆言也蓋以其有運用故用逆言也又明德即物活用

則存乎君子脩身之中而論其義立其象者乃存乎經文矣

前已言知明德之在心能自知於其所當止則可

以得及至於能慮故此因遂又喻其所可活用前

所言三在之旨以施之家國及天下物事之有本

末先後而以警告其所宜慮也言凡前所言其物

則有本末之分事則有終始之宜人能慮以知其

所當先後則當以得近於大學之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治者整理之而以令其各得所也齊者協

比其小大令相得也脩者籍其舊物以為

之而不替也身者藏神之用而為之體舍者也脩身

者籍古之道以為其身之所行而不替也正者物相

直嚮不偏側也心者稱於神之所成能以遠達焉而不

著舍物象焉之名也誠者其所成能以遠達焉而不

渝之名也意者心想彼其中之將有之而以擬之之

名也知者心之喻其來物也致者來致之也格者以

相抵觸而感動也物亦乃

謂明德也○此段明先字

此章乃發其先後之所宜且以見本末始終之義

也古之欲明明德者已下數者皆古聖賢君子之事蓋物之本末事之終始及其宜先宜後之序且於古聖賢君子之道觀之則不待多言而義已瞭然矣總言古聖人君臨天下者以爲明德之未明故風俗漓而民常未躋於仁壽之域於是欲明明德以濟天下而又知其國未治則不可以望之於天下也乃先自爲禮樂立制度理政刑欲以正風俗以匡畜其國民而古賢諸侯君臨其國者其所欲亦與之同而又知其家未齊則不可以望之於其國也乃先自審親疏辨尊卑男正位乎外女

正位乎內與入有道用物有常欲以整齊其家而古賢士大夫有其家者其所欲亦與之同而又知其身未脩則嗜欲日擾將今日之所好明日乃惡之昨日之所尤今日乃倣之曰吾家也吾人也從吾所欲而已驕泰之謂也聊且違之非以爲其常也懈惰之謂也苟由驕泰與懈惰則亦自以斷進善之路也乃不可以望之於其家人也夫家人之齊且不可望矧能得及國及天下則禮樂制度之設親疏貴賤之辨將皆廢替焉矣乃先躬自勤儉惕省改不善遷於義不敢驕泰不敢懈惰欲以脩

其身而古庶人之賢良者其所欲亦與之同而又
知其心不正嚮於其脩身則不可以望之於其身
乃先自內常深省以使其心無嚮其邪僻欲以正
其心而又皆知其意未誠則不可以望之於其心
也乃先自務勤德成性以求得誠立乎內而於意
之所動不復遷而又皆知意之不誠唯以其知常
後於其事而至是以爲色眩爲利惑爲氣昏蔽或
以失之於其言或以失之於其行往而不返陷而
不救皆以其後日所必悔吝者而不能禁之其將
發之時故也是以先自務致其知而知不可以徒

至又不可以泛要必當以求其物之格爲先蓋物
以明爲體故事之善惡不可物無不豫感透也
是以人能以己心與其物純合則其行身接事之
天際物乃先格於其事機之所在格於其事機之所
在則其知乃至蓋凡知者物之所生其智也而此
其爲物常存乎天下衆庶之交際而以各著乎其
心衆庶雖日用之而不能自疑其誠於其脩身之
心以成與物純合乃亦不能以致其物之知也聖
人設學令講文義以通於神明之德德通則其智
之至亦得以有其路是故誠意之誠卽中庸所云

擇善而固執之者而致智之務兼當由於問學學
 篤執固則久之自得與明德者合即所謂天下
 之至誠也詩大雅曰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亦乃
 物格而知至之謂也
 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
 天下平此段明後字
 學極自切磋至赫煊之功則明德之物乃可得其
 搭搭則其物之知必以動乎其心而至知以能至
 則意可以永誠即是天下之至誠者而意以永誠

則心志常正心志常正則其身可得以脩而不違
 焉此土乃日新之義而於其始終則格物為始矣
 而其身脩者又明明德之本蓋神明之德雖若分
 散離披以行乎百姓之心以成乎萬物之情而及
 其會通則又皆混同融合歸于一途矣是以雖一
 人之所行苟能極其至誠則足以動天地況國家
 與天下天下雖至大而可以歸之一體矣是之謂
 天下平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壹者不貳也
云如是蓋因上文所言
物象以屬其意之辭也

天子明明德本其始於國諸侯治國本其始於家
 大夫齊家本其始於身士處人居官任職治業執
 工亦皆不脩身不可能矣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為
 本本不亂而天下歸之大本不離而天下歸之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
 未之有也亂者不治也否者不通也
 世或有意其本雖亂而未可得治者此其言為不
 通之理矣其所厚者薄者言德者為君子之所厚
 而下民之於德反成淺薄也所薄者厚者言慾者
 君子之所薄者而下民之於慾反成深厚也未之

有也者言自古來未有若是事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此蓋釋致知之義者按此上當有關文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

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欺者量其之不能至而待之不以其實之稱也

謙當作慊意不滿也慎者念其危而保戒也獨者謂內自照也

此釋誠意之文也其中雖有知不善之心而自謂

此不足以充吾心也而仍行其不善者謂之自欺

所謂下至也字乃言彼文曰誠其意者言當毋自

欺也下因舉自欺之喻言外貌陽惡之如惡惡臭

慊何ヤラニスニヌイラロニ
 モウ意心

而內實好之如好好色者是自為其意之所不滿也自待不以其實也然而此其氣方動之際尤易至恍憤故君子常自務內照而又能知其危而保持以防其或失也

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厭者壓也為所壓抑也

也肺肝者心之外廓曰見其肺肝者猶言其心已盡瞭之餘外亦及之也此謂已下當是錯簡蓋引古語以釋下心廣體胖之義者

言小人有事則為物使役間居則私慾獨熾故其

間居之為不善也無所不至及見君子則內雖實

抱其不善之心而揜匿之不敢露但矯偽其善以

飾之言貌然至其意人之視已則彼皆知直見其

隱衷者然是以跼天踏地竟不得自安也然則雖

揜之無所益故曰何益矣蓋以見其獨之不可不

慎之義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

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嚴者以其有若將至而難以干犯之意商頌殷

武之篇云天命降監下民有嚴嚴字蓋本於此潤者澤義也體者分數其名以稱於其軀之名也胖猶云判也體胖者言其體度不拘躡躡也

此上釋誠意之義。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神明集焉。人之或有隱惡者，方欲從其間，則必生畏懼之心矣。人之於此，其地其謂之為人之誠，偽顯露不可掩之處乎？故曰：其嚴矣乎。富潤屋者，言富者之家，其宅中之氣旺盛，其屋色自然有潤澤，獨有德者猶如富者潤屋，乃當夫十視十指之地，其心氣廣平，其體寬胖，即所謂潤身也。曾子之意，蓋以勸人欲令其自執德，雖以從事乎其十目十指之間，而仍得其心廣體胖，是以言之也。故君子必誠其意者，言亦欲以得至於德之潤其身也。又按心廣體

胖者，乃是已德直與明德合者矣。

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前章一字肯涉，後章始完其意，如此瞻字亦下章云青青又云如簣瞻字肯兼涉此文，即長視也。淇水各在衛地，澳者謂崖沿水而多艸木者也。葉王芻也。竹蕭蓄也。猗猗，艸木新嫩貌。斐者異采錯列之貌。切，刑也。磋者磋之使平也。琢，彫琢也。磨者磨之使有光也。瑟，密慎也。僩，與間通，不安也。史記文帝紀：僩然念外人之有非與此同。赫，即敬長也。喧，讀為煊，火盛貌。諠，忌也。兼有緩解之意。恂，者自戒不離畔之意。慄者恐

懼於失陷也威者嚴承之也儀者則效以體其義也
 蓋心已以其物應如是則心因以威形因以儀之也
 既而至於赫兮烜兮者即所謂至善者也前已有此
 事而今道述之故曰道也○盛德體也至善用也
 引此詩者以釋至善之義也言瞻彼淇水之隩則
 必得知生淇奧多澤潤之地則其藁竹之初生猗
 猗者忽成菁菁忽成其衆多相須以作其如簧之
 簧焉士子能著身於有斐君子之地多裒廣蓄以
 積其文義則其必亦其初如切次如磋其截處之
 榘牙使平次如雕琢其平處次如磨其雕琢之餘
 使有光之所益而遂以成夫瑟僖等之義蓋亦其
 初聞義文而心為之生密慎次自懷不安之意次

生敬畏之心次成其文德之輝光烜盛之義也文
 章斐然之君子者即指詩三百篇中之文德云爾
 如切如磋始以為受雕之質者故曰道學也如琢
 如磨既學之後以其義文於其身者故曰自脩也
 自脩之初先自生戒其氣放縱之心故曰恂慄也
 然後文德乃與己合以見乎其行故曰威儀也三
 百篇中之文德甚盛而至善之道寓焉是以自古
 以詩樂為教具而民學焉故曰道盛德至善民之
 不能忘也言此乃言於盛德至善之文民之不能
 忘之狀者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忌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忌也詩周頌烈文篇於戲歎美之辭前王謂文

武也賢者稱其材若德非常人之所及者之名也

引詩意言於戲前文武之德民於今猶不忌之也下因釋其義言今之君子所賢親者前王之所賢親者矣今之小人之所樂利者乃前王之所樂利者矣前王德教之在詩者其於民也如此故雖其人已沒不在而不忌也是故詩教之所有者即民心中明德所固有者所必從之道即盛德至善盛德至善即亦民性情所必趨之而亦存

乎詩教之中矣蓋詩教之文之設譬猶樹竹以扶木之柔者詩云在苒柔木君子樹之即是也民之其心雖自止於其盛德至善所藏在之道而不能以獨自永保之矣聖人脩詩教令民學以常誦之者乃亦所以使其自以保全其從盛德至善之性之術也耳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康誥太甲帝典並書篇名康誥周書太甲殷書今文無古文有帝典者古

合堯舜二典為帝典分為二篇者蓋非古也其說詳見余著書經釋義者遂致之屈也顧自省也蓋與入相嚮以出言行之時而自顧省其中心也諱與是同命者唯其所使而不得不嚮從之義也峻者極高

險而難附緣之意即亦兼有言其難守之旨

此章乃徧引書典之文以釋明德之義且示其必待人之自明之而後得其所明者也康誥之旨言明德存乎人神智之所自照而順以發之於其行者所謂明德也其明之之行頗難克遂而今則克明之也太甲之旨言身自顧省其心知是天之明命者也明命亦謂其德神明而以命於人他經尙多言明德者而此特雜引明命者蓋又兼發其明德之本實也蓋屬之天所使令則謂之明命屬之其道存乎民心者則謂之明德更引帝典曰峻德

者乃又以見所謂明德者人難於終守故又稱峻德也皆者總指三篇所言之旨言此其曰明者蓋皆自明之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此章釋新民之義也盤銘之文言雖以苟且而若有志欲日新其德則其必得有物使日興是念而

其身所有又必得日新之效也康誥之文言天命能興民使日新也所引詩意言天命周作邦已舊矣然如其明命未嘗有已而猶能使斯民日新也盤銘之義言人當興志於日新其德則天從之也康誥言天之作新民也詩言物無新舊而天之所命必使其德得成日新也是故君子之於事物常欲莫失其時措之宜而愜日新之命也乃其日用應事接物之際其酌量時宜自殫其材智之極而用之故曰無所不用其極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前詩商頌玄鳥篇此

引詩並稱曰云者蓋以孔子釋之之文為主故曰云也邦國也畿國界疆也詩小雅緡蠻篇緡蠻詩作緡蠻乃便蕃飛翔便利貌詩由箕山歌緡蠻宛葉可證

此與下一章釋知止之義也所引詩意言先聖肇造畿內之域東西南北各五百里以此為烝衆之所安宅以喻先王受命建極設教列義百姓各有所止於其中也後詩蓋夫子嘗併引之也詩意言黃鳥非不飛翔便利然亦有其止蓋于丘隅者即其所止之處也夫子因遂又發其義曰觀此詩則知凡物之智一於其止處則必能自知此所當止

大學維解
之處也。鳥且然，况人乎？豈可以人而謂不如鳥之
智乎？然則於邦畿千里之內，民心之中，亦自有知其止者必矣。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大雅文王之篇。穆者幽奧深邃之意。穆穆者就文王之德貌。其光容者也。於者猶云於是也。緝者兩糸糾合以成其緒不絕也。熙者物得其廣豁而將赴之之意。敬者以彼相受之心難測而因用心欲得當其所出者之名也。曰敬者即承前知其所以止蓋其知之者本於天命故敬之也。仁者自克攝其身所或違而以止之於其德於人之處之名也。孝者身善體父祖之心自致其順而以敬之之名也。慈者於我濟彼之所達其生雖其行或有所不合而亦合容以濟之之名也。信者其行之不爽可為人所憑依也。

之名也

所引詩意乃就文王之德辨其氣物之所成而言。言美文王之德其光容穆然誠深矣。則於是又能知其氣物之所成能繼志弗已以成文乎？中又能敬天命以不愆其所止故外因遂成夫穆穆之美也。而所言文王之德者乃亦指周詩諸篇什之文所纂述以教人之德以言之。乃學者之修德進業亦當法此周頌維天之命所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平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及清廟詩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皇天之類皆

亦以是義教者故所謂緝熙者其實亦乃擬諸篇
什之文先後相承以成其義者稱之也周頌敬之
篇云學有緝熙于光明此於學言緝熙則其義益
可以見焉矣後世傳詩率皆失是義唯漢楊雄賦
嘗言詩明緝熙則稍近知是義者矣又所云止於
至善者其義頗有難解何者曰止者是心知其可
止住而止之義曰至善者乃積工夫後始得到及
之稱是有止住則恐無至至欲至至則又不當止
住之疑是以作者更特爲引此詩以明其義蓋緝
熙卽求至至之務敬止卽所言止字而乃文王自

敬其神智所知止而以止者也蓋亦彼善於此則
止於彼此善於彼則止於此而卒以至於至善也
前所言自切磋琢磨至於瑟澗赫煊卽是至於至
善之事也乃雖於孝於忠各亦其內皆有此至至
之務而其始終乃以敬止爲一貫故曰止於至善
而此因爲舉此詩也故使其臣者止於其至者於
仁事其君者止於其至者於敬事其父者止於其
至者於孝養其子者止於其至者於慈與國人交
者止於其至者於信而尚之以夫緝熙之義則是
所謂止於至善者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直聽者猶云受也訟者爭曲也成文以致其情者也畏者意其物之至而不敢犯也無情者謂其中本無其情實也盡辭者謂推其所發之辭意更盡其詳實也大者以其未來訟之先言也曰志者蓋謂其欲作辭之本志也此謂者猶云謂於知物有若此之道日知本也下倣之

此章釋知本末之義易說卦傳云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故辭生於情情合於神而情實之辭神為之用故辭為末情為辭之本神又為情之本而聽訟者自修其身能以其神明之德之正則訟者其理之曲者神為之沮奪不能復為之用譬猶

遇正人則妖魅不能弄其幻一遇訊詰情忽窮辭遂屈矣民因畏之不敢以非理興訟矣此夫子知脩身之為明天下民德之本也故曰此謂知本也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身有之身當從宋程中云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而此曰在正但舉其肯不因其文故曰所謂也有所者心之所思有之也心以彼之難與合而作慍之謂忿見其不平而為之洋念之謂懣慮於遠而思難焉之謂恐見敵而惕戒之謂懼好者享其多而不厭也樂者心得其所適止也憂者知其惡而未能去也患者心知其害而不能以

除之稱也

此釋脩身在正心之義言心方有此數者則當自知是其心之不得其正而以思之匡改也下三句言心苟不正在此則雖其視聽亦皆恍惚失守此乃身不得脩之所由也正心者蓋其心中正而恒向脩身之謂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之猶至也親者謂適以心以其物相引承而不欲去也辟與僻同不之其當從而背乖也賤者謂其物易得而不貴也惡者心不

欲與相通也哀者見物之與其所相離遠而心惻之也矜者恤其微者而體之情也敖者謂放肆以自伸也惰者氣志任荒散而不攝固也

所謂脩身者非擎跪曲拳嚴顏矩步之謂但其平日所持議身能篤行之造次顛沛不易其操使家人可因以取其正焉乃謂之能脩其身矣而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五者之情動易致之偏僻御家之道此尤當周密檢省之要矣故特舉告以戒學者也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者說文云傳言也廣韻云俗

言也。顧者其中太實塞而外又致成大之稱也。其愛之之心先勝故親之於子或過用憐惜而莫知其作惡於外農之於苗或過貪盛茂而莫知其作頽大於後由而反害於其結實之力也。

言人孰不謂吾必不失之而執德不惑者天下不多有其人也。所引諺語者以戒愛之所在必易蔽其明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此上釋脩身齊家之義而始終喻以反言故以反言結之。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

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教者謂以古人之方而使備之其今將行之初也。

此章仍承上文莫知其子之惡之語意言已子以其所愛而不能責改其過惡則是其家不可教也。夫於其家已若此則國人皆將以侮慢其所教令矣故曰而能教人者無之也。君子能教其子弟成其孝悌而身又自慎以止其慈則夫事君者將必觀其孝者而興焉事長者將必觀其弟者而興焉使衆者將必觀其慈者而興焉矣。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

養子而後嫁者也

康誥周書保者懷養之也赤子謂初生之小兒未能言者也

康誥所言言君子之於民當如保赤子赤子未能

言語然父母能自準已情而以求諸赤子之情而

又能致之至誠則其於為節之饑飽寒燠之宜雖

不能皆中而不亦甚相遠矣然天下又未有學養

乏之法而後嫁者則是事亦非難為者也此蓋錯

簡當在下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之下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

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興者謂欽慕而效之

也讓者引身避其可據有之位而以置人焉之名也貪者饗而不知其極也戾者方當東而反西之類貪

戾者蓋謂從欲無厭悖逆為行者也僨覆敗也

一家仁讓乃亦承上成教言者也一言僨事一人

定國蓋古語言其機如此故古人亦有此言以證

其言之不誣也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

從之其所命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

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怨而

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暴者不期而大至也求者冀其得而以從之也求非二字

蓋以教之言也藏者謂納畜之於其中也藏乎身者已所素藏畜乎其身者也君子欲喻諸人先自閱其身之所素畜有諸已則求諸人無則非諸人閱與求非之間即恕德所存也恕者當欲施諸人之時因先

為思其人心以如已承其施之名也喻者謂道說以開引人意也

此亦承上一人定國而遂言堯舜也言民本無慝
唯上所率善則善惡則惡堯舜率天下以仁則民
從之仁桀紂率天下以暴則民從之暴此其效也
為人君上者孰不欲其民之從善良雖乃桀紂亦
欲其民之從善良然而上以其所不好則雖令不
從是故君子之所求於人者必其身所能有之者
也所非於人者必其身所未嘗行之者也是故君
子之教人以躬為率譬如欲喻人者常先揆所欲
喻之道於己以得彼情當不相乖然後出之則始

得能喻之焉不然已徒有不容彼之心以以已所
未能之道強求諸人則彼將惡視我之不暇焉肯
受其喻乎故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
之有也按恕之者乃亦欲其事之誠與物合者爾
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
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
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
國在齊其家詩周南桃夭篇天者其中所含者舒而
徐徐也蓁者葉與枝相迭而長也之子
者喻其志意于歸者謂歸于其所恕也次詩小雅蓼
蕭篇宜者謂置之其地恰適會愜當也次詩曹風鳴

鳩篇武者謂其志行抱貳不定也教國大特曹風人即亦所藏身恕而後能喻人之意

所引詩意言桃唯夭夭伸長不息則其葉所當長
之度已自備於本身之中然後其葉自能蓁蓁從
之而長矣君子亦唯其心歸於能恕則人皆從之
化而不待煩教也次詩亦言能恕者而旨及齊字
也言為兄則體其弟之心而以使之故曰宜弟為
弟則能體其兄之心而以事之故曰宜兄其必如
此而後謂之能恕則可以教國人矣次詩就齊字
更起可儀法之義也言其躬行不有可以為儀法
則不足以正四方之國也曰其為父子兄弟者言

其人為父為子為兄為弟皆可足法而後民服其
教而法其行也其儀不忒者又一起下絜矩之義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
絜約束也矩所以為方即曲尺也

上老者謂上之人凡於其下六十歲已上高年
之人遇之別加優恤不令少壯之民與之相比也
長長者謂凡於其下所敬事父兄長者亦遇之各
從其等以待之不令卑者踰尊也恤孤者謂撫恤
單弱亡親之民而不令與多恃賴之民同也不倍

者言民則不復相欺侮以背之也君子之於民猶
之其子則民之視君子亦猶其父而以興於德矣
是以君子之制行義有絜矩之道蓋已與民之間
以合矩之行臨之譬猶絜之故曰絜矩之道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
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
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者譬如使令嚴急是所惡於
上則毋復效其使令嚴急以使下也所惡於下毋
以事上者譬如詐僞不忠是所惡於下則毋復效

其詐僞不忠以事上也所惡於前毋以先後者譬
如擁塞梗閉是所惡於前則毋復效其擁塞梗閉
以先後也所惡於後毋以從前者譬如推排擠陷
是所惡其後則毋復效其推排擠陷以從前也所
惡於右毋以交於左者譬如執取不佞是所惡於
右則毋復效其執取不佞以交於左也所惡於左
毋以交於右者譬如攝承不順是所惡其左則毋
復效其攝承不順以交於右也是故上視於下下
視於上前視於後後視於前左視於右右視於左
則謬惑常除而義得成其方故命之曰絜矩之道

也按絜矩則脩身之道備而明德之誠亦自存乎其中矣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

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小雅自華之什南山有臺篇樂者憂之反凡雖知其善

不能從之雖知其惡而不能去之者憂也君子善其善惡其惡而不可以前後左右易其則是其心樂而不

憂只語辭與止同又按惡字與前相應

詩意言常樂其善而不易之君子為民之父母凡

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則絜矩之道乃行而民

類之得以達其生焉故曰民之父母也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

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詩小雅節南山篇

所截然而積之以至於其巔也南山國南方之山也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氏為太師具俱也瞻視也辟者乃謂其行有與絜矩之道外者也僇者為人所詬辱貶罰也

詩意言南方之山截然積高者民瞻望之所在而

其山質中之所含石之巖巖者常所指目焉如尹

氏太師其位勢赫然者其心中所好惡之實亦為

民所指目猶如南山焉有國者皆猶師尹不可以

不慎用其情如其行致邪僻則為天下眾庶所僇

斥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

反失其事宜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悖者與本末上下之理相失也得失者謂國也康誥所稱命蓋指天使之有國之命也

以德聚人以人生財故曰德本財末也棄而慢之之謂外貪而斂之之謂內爭民施奪者言使民起其爭攘之情而施剽奪之事也蓋務德以聚人者君子之事也資財以須用者小人之事也君子而

利賴於財事非其分而民失其賴雖欲之毋奪而不可得已所以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也下更言是故者蓋恐人尙疑其無是理故重引喻以申明其義凡天下之事無遠近大小必皆各有其報復而出入終始必又各以其類而至焉譬如出悖理之言加於人則人必亦有悖理之言以入於我耳者是也是故君子秉德貪利而財聚則是其財為悖其本末之理而入者矣則必復悖其上下之理而出矣引康誥之文者因又以戒其當慎乎德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此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楚書蓋楚語王孫圉之言俱今文少有不善者謂慎乎德也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也人文公時出也在外事見檀弓仁親者仁德可以得人之親愛故曰仁親也

上文言財之不可寶故引二語以示君子別有所可寶者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秦誓周書介書作介斷兮無所依屬之意以極狀其無佞技也休休焉不競之意彥者士有譽望之稱聖者智能通達於天地之道以定人事之則者利賴也媚者謂專主行己而以忌他材能也

此引書者因又以申明有德此有人之義也言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能其心休休焉其虛懷以待容之意見於言色之間也人之有技已下乃察其心術而言不啻若自其口出者言遇人之彥聖則其中心好愛之誠殆有在其言辭之外而不能以盡說者也寔能容之者言為人君者知其人寔能容者矣而以用之以能保我子孫則至於黎

民亦曰有利賴於斯人也人之有技已下言其人無他技則此其人先無可忌物之本資者也況且以其心休休不競則此其能容物似不須復疑者矣雖然詳察之則其中亦或有媚疾人之技能及違塞彥聖之言者而為人君者知其入其寔不能容者矣而仍誤舉若斯之人以從其政乃是以不能容我子孫者也則雖黎民亦知其國勢之危殆以謂之也

唯仁人放流之送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送與屏同退斥也送諸四夷蓋據堯流四凶於四夷之事言者也仁

人能愛人能惡人孔子語多為字記文有異傳耳

妨賢危民故仁人惡而遠之此又以起下舉賢之義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玄讀為慢先於地遠字與前送諸四夷應

此專欲人君遠不仁者以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必之語君子謂之如是也

此又言不仁者不可不遠斥也善者人之所好惡者人之所惡而好惡之所在皆本於人性之自然

而人性之自然又皆本於天故拂之則必受禍殃

也又言不以本不末不本末也善者人之德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忠者內除

其聞以應其外之德信者能履其成言之德驕者自止過高不可約制也泰者超然安逸也是為其大旨

之所任故曰大道也

君子有大道者言得為君子之德之道也蓋善善

惡惡不以人我異則亦得以成絜矩之道故曰忠

信以得之也誇技能媚疾賢者亦好為尊大而以

為人所惡故曰驕泰以失之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

舒則財恒足矣宋呂大臨曰國無游民則生者多矣朝無幸寵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

為之者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

此承上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財之意反覆論之

以致其詳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

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

非其財者也

以財發身者言仁者末財本身而以謂財是發於

其身之所脩德者也以身發財者言不仁者末身

本財而以謂身是發於其財所聚而以希上之寵

倖也上好仁則下必好義而又必無侵凌施奪之
事故雖君府庫之財亦無恃出之事矣無施奪之
謂其事終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鷄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獻子魯賢大夫仲孫蔑也畜

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發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

此言爵祿愈重益避其利所以端本末正上下達
其政安其民也故有聚斂之臣則其政否塞其民
皆怨欲共奪其利甚之終凶其家故曰寧有盜臣

此謂已下總釋獻子所言之全旨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
使為國家蓄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
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言凡長國家者君子必知務財用之不可而不為
之矣而其至務之者必有小人導之而後其事繁
興焉於是時為之君者謂其為善為政者而不復
知其小人也使之為國家則蓄害必竝至則雖有
善者亦不可奈之何而卒歸于凶滅而已矣此謂
已下重言不可以利為利以結之蓋戒慎乎德之

意切矣

言不可不以誠為心也誠之益無窮也
言不可不以誠為心也誠之益無窮也
言不可不以誠為心也誠之益無窮也
言不可不以誠為心也誠之益無窮也
言不可不以誠為心也誠之益無窮也
言不可不以誠為心也誠之益無窮也
言不可不以誠為心也誠之益無窮也
言不可不以誠為心也誠之益無窮也
言不可不以誠為心也誠之益無窮也
言不可不以誠為心也誠之益無窮也

大學釋解

終

葛原



葛原

家先生所著學庸論語釋解前已有梓
行之本然其設解之俸字詰文義混併
無別故讀者多苦其錯雜難晰既而家
先生又著孟子釋解分字詰文義為大
小二注讀者便之因復改論語學庸注
釋並皆分大小注如孟子釋解而論語
既乃從改刻學庸未暇也頃者門人能
登岩城豹入京以謁家先生來塾語及
此事豹乃以二書未刻為大憾也遂為
出資命工人先刻其大學余感其扶道

之志厚也因記諸其末云余感其好學

文化甲子冬十月末庚戌大猷出遊

登家海防人京心平安皆川允拜撰

...

...

...

...

...

...



Handwritten notes or signatures at the bottom left of the page.

